

第一章 帝后聯手下狠手

二月初，春寒料峭，葛進陪前來賀喜的皇子們說了一會兒話，彎著腰退了下去。出了廳堂，葛進理了理身上的太監袍子，嘴角抿了起來，遙望西邊欲落的紅日，心急如焚。

今日是主子大喜的日子，可他的主子此時依然昏迷不醒，等主子醒來，得知皇上將沈家醜女賜給他當正妻，會氣成什麼樣？

那醜女是沈皇后的娘家侄女，眼歪嘴斜腦袋缺根弦兒，去年進宮見到主子驚為天人，一心要嫁，即使皇上再不喜主子也得顧及名聲，沒臉將個醜女指給堂堂皇長子，可他沒想到皇上竟然趁著主子中毒昏迷不醒時，以沈家女甘願沖喜的由頭賜婚！

一個如芝蘭玉樹，一個則是豬圈裏的黑毛烏鴉，皇上的心到底偏到哪裏去了？想到自家仙人一般的主子即將被人褻瀆，葛進實在不忍心，病急亂投醫，提了主子最喜歡的黃鶯去了上房。

待打發小太監們全出去了，葛進在床邊跪下，先吹聲口哨逗黃鶯叫喚，再直盯著床上因為中毒清瘦下來的主子。

主子中的毒太過罕見，太醫們查不出來緣由就推說主子得了怪病，但只要是毒都逃不過他的眼睛。

「殿下，您再不醒來，晚上咱們可沒法幫您攔著那個女人啊。」葛進哭喪著臉道，只盼著主子能聽見趕快醒來。

皇長子蕭元仍靜靜地躺著，毫無反應。

葛進提著鳥籠在主子面前晃了一圈，忍不住長吁短歎道：「殿下，您快瞧瞧，您昏迷了這麼久，這鳥沒有您哄著，難過地都開始掉毛了，您……」

「你胡說八道什麼！」身後突然傳來一道低斥。

葛進不用看也知來人是誰，頭也不回地解釋道：「殿下最寶貝這隻鳥了，掉根毛他都皺眉頭，我嚇唬嚇唬他，說不定殿下著急就醒過來了。」

盧俊是蕭元的貼身侍衛，素來寡言，最看不慣葛進囉嗦沒正經，此時殿下本身有性命之危，對外有醜女妄想趁人之危攀上殿下做鳳凰，葛進竟然還有心情說渾話！他忍無可忍，一把將鳥籠搶了過來，恨聲道：「你不是自稱神醫弟子，怎麼這麼久還治不好殿下？」

葛進天天被他催都習慣了，對著主子清減的臉龐歎道：「毒早解了，只是殿下為何至今昏迷不醒，我真的號不出來，但我敢保證殿下不會有事，你放一百個心。怕就怕殿下醒來後發現那醜女進門了，明明康復了又氣背過去。」

主子眼光高，身邊至今沒有一個女人，素來以逗鳥為樂，若醒後發現被醜女鑽了空子黏上他，能不氣嗎？

盧俊沉默了。

主祖母族顏家乃威名赫赫的護國公府，皇上借顏家之勢成功奪得大位，事後卻過河拆橋，扶植沈家栽贓顏家有謀逆之心，將顏家發配遼東。事發當年，顏皇后死得不明不白，丟下兩歲的主子，皇上則續娶沈家女為后，二皇子才出生便獲封太

子，與太子相比，主子的待遇一年不如一年，宛如被打入了冷宮。

或許主子的毒也與皇上有關？還是另有其人？

盧俊仔細回想當日主子接觸過的人，才想起幾個，手中鳥籠陡地被葛進搶了去，盧俊看不得他胡鬧，伸手要搶。

葛進不給，兩人你來我往，籠子裏嬌貴的黃鶯撲著翅膀吱吱喳喳地叫，聲音雖仍清脆悅耳，但其驚慌可憐清清楚楚的傳了開來。

蕭元還沒睜開眼睛，就先聽到了愛鳥的驚叫聲。

他皺了皺眉，試著睜眼，驀地闖進來的亮光太過刺眼，他連忙又閉上，這才聽清楚兩個心腹在做什麼。

他低聲開口，「放下籠子。」

大病初癒的人，聲音低得幾不可聞，但葛進和盧俊卻都聽到了，不約而同看向床上，連黃鶯都因為久違的主人聲音平靜了下來，歪著頭往那邊望去。

「殿下您醒了？」葛進最先回神，撲到了床邊，滿臉激動的問道。

蕭元沒理他，一手擋著眼睛，待習慣了屋裏的光亮才慢慢坐了起來。

葛進穩穩扶著他靠到迎枕上，因為太關心主子的身體，他沒有請示就逕自拉過了主子的手，認真為他號脈。

盧俊沉穩，朝主子點點頭，便去外面守著了。

蕭元目送他出門，視線投向籠子裏的黃鶯，平靜如水，彷彿他只是作了一場夢。

「恭喜殿下，只要殿下好好調理，五日後應該能恢復七、八成。」號完脈，葛進大喜道。

「誰下的毒？」蕭元還很疲憊，閉著眼睛問。昏迷的那一刻，他便知道自己中了招。

葛進有很多話要說，體貼地先給主子倒了杯水，服侍主子喝下後才低聲請罪，「我與盧俊懷疑有人在宮宴上動了手腳，派了兩個暗線去查……都沒有線索。」

這皇宮的男主人是皇上，女主人是沈皇后，夫妻倆都防著主子，他們沒法大張旗鼓地查，也不敢動用太多人，可人一少，速度便慢了下來，對方早已毀屍滅跡。

蕭元神色不變，看向窗外，「外面的喧譁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東三所裏一共住了三個皇子，這麼多年都沒有如此吵鬧過。

葛進目光閃爍，吞吞吐吐地將皇上賜婚的事情告訴了主子。

蕭元濃密的眼睫顫了顫，就在葛進以為主子會睜開眼睛大發雷霆時，蕭元只是笑了笑開口——

「沖喜？」尾音上挑，有著淡淡的諷刺。

葛進識趣地沒有接話。

「下去吧，我再睡會兒，天黑了抬我過去。」蕭元重新躺了下去，順手將鳥籠放到了床裏側。

他對婚事如此漠然，葛進心裏卻是七上八下，對著男人的後腦杓問道：「殿下真打算娶她？」沈家有兩房，那醜女是二房的庶女，即便天仙似的容貌也配不上主子，更何況還是個徹徹底底的無鹽。

「我自有計較。」蕭元聲音懶散。

明白主子不願多說，葛進只好放下紗帳，走到內室門口，忽地想起主子的話。抬主子過去，那就是要隱瞞主子已經清醒的事實？思忖著回頭，透過紗帳，隱約可見男人側躺的身影，不知主子做了什麼，裏面的黃鶯唱曲似的叫了起來，歡快好聽。

瞧主子的樣子一點都不擔心，葛進猜不透主子的心，搖搖頭，去跟盧俊安排後續的一切。

暮色四合，天黑了下來。

寥寥的客人們都散了，葛進安排小太監抬著「昏迷不醒」的蕭元去了新房。

新娘子穿了一身大紅衣裳，即使濃妝豔抹仍醜得不忍卒睹，葛進看了噁心，暗暗將沈皇后罵了一頓，若醜女不是這種貨色，沈皇后多半也捨不得把侄女嫁給主子。好在主子醒了，他相信主子不會叫醜女人得逞，便領著人退了下去。

沈姑娘心花怒放，坐在床邊歡喜地盯著新夫婿。旁人都笑話她喜歡蕭元是自取其辱，可她做到了，真的嫁給了他，這樣美的男子，哪怕他明日就沒了，能與他同床共枕做一夜夫妻，她也滿足。

她目光熱切，蕭元閉著眼睛也能感受到，懶得再裝，直接坐了起來。

「啊，殿下醒了啊？」沈姑娘驚喜地道，緊張得手不知該放哪兒，心怦怦亂跳。

蕭元沒看她，逕自起身，「服侍我沐浴。」落下話，逕自前去。

側室裏備著水，沈姑娘想到那情形，羞得低下頭，聽話地跟了上去。

葛進就在外面守著，側耳傾聽，聽到一陣陣水聲，大約一刻鐘後，主子喊他進去。葛進知道主子肯定沒碰醜女，又好奇水聲是怎麼回事，聽見傳喚立即快步趕到側室，挑開簾子，就見浴桶旁邊醜女狼狽地躺在地上，頭髮上半身都濕了，一動不動顯然已嚥了氣，聯想起剛剛的水聲，顯然是被主子溺死的。

「收拾乾淨，完事後你親自去父皇那裏稟報，就說皇子妃一片癡情感天動地，沖喜奏效，我醒了，她卻不知為何暴斃而亡。」蕭元身上也沾了水，一邊面無表情地脫下外袍扔到地上，一邊正色吩咐道。

妻者，齊也，他要自己挑，哪個女人不識趣非要湊上來，死了也是咎由自取，尤其是那些欲要他性命的人的棋子。

男人雲淡風輕，殺人如踩死一隻螞蟻，心狠手辣與謫仙般的容貌很難讓人聯想到一起。葛進卻最為敬佩這樣的主子，頓時一掃壓在心頭月餘的悶氣，咧著嘴忙活了起來，擦完醜女的臉，甚至細心地幫對方補了妝……

一個時辰後，宣德帝被人從睡夢中叫醒，收到了長子甦醒的喜訊與兒媳婦暴斃的噩耗。

沈皇后獨寵後宮，夜夜與他同眠，此時就在他旁邊，聞訊未施粉黛的嫵媚臉龐瞬間沉了下來，求證地看向丈夫。好好的一個大活人怎麼會突然死了？定是蕭元醒後不滿他們的安排，狠心殺了她的侄女。

她能猜到的，宣德帝自然也猜得到，氣得胸口起伏，低聲罵了句「逆子」。

打發了宮人，他將皇后攬到懷裏，冷聲道：「妳放心，朕不會讓你們沈家人白死

的。」醜侄女死不死他不在乎，但逆子這是變著法子打他的臉，他如何能忍？念在親骨肉的分上，他留著他的命，然而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

沈皇后抬眼看他，「皇上打算如何做？他既然敢殺人，肯定不會留下把柄，而且他得了怪病昏迷，現在用同樣的離奇理由掩飾沖喜新娘的死，正應了咱們先前賜婚時造的勢，一命換一命，若強行追究下去，百姓們怕會非議。」

她說的有道理，宣德帝不禁沉默了下來。

「我倒有個主意。」沈皇后突然笑了，抱住男人的脖子輕輕耳語了一陣。

宣德帝認真聆聽，越聽越滿意，使勁兒捏了她一把，「妳啊妳，哪來這麼多的壞點子？」

沈皇后狡黠地笑，望著男人的眼睛道：「近墨者黑，我都是跟皇上學的啊。」

男人再寵她，她都是繼后，她的兩個兒子在身分上始終低了蕭元一頭。雖然長子已經封為太子，她依然看不慣蕭元這個眼中釘，不好直接殺人惹皇上猜忌，那就讓蕭元無法娶妻、無法借用妻族的勢力，再將他送到天邊去，眼不見心不煩。

女人壞起來妖嬈嫵媚，宣德帝看得情動，擁著人躺了下去。

三日後，宣德帝早朝時頒發了一道詔書，詔書上稱大皇子蕭元感念妻子以命相救的似海深情，上表請奏終生不再續娶，借此緬懷妻子。皇上動容，下旨准奏，另封大皇子為秦王，即日前往封地陝西。

文武百官譁然。

而蕭元還在自己的院子裏悠哉養病，宣旨太監過來，他才得知此事。

「王爺，接旨吧。」宣旨太監細聲催道，看著跪在前面的大皇子，如今的秦王殿下，心裏很是不屑。

陝西，那可是國舅爺平西侯的地盤，秦王去了那邊，就算他是王爺，也免不了被地頭蛇壓，這輩子已然翻身無望。

蕭元什麼表情都沒有，接過聖旨，腦海裏浮現出陝西各地的輿圖，並側頭示意葛進給宣旨太監賞。

宣旨太監呆住。這人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啊，竟然還有心情給賞錢？

葛進將他的心思看得透澈，等主子走遠了，他摸摸袖子，摸了個小銀錠子朝宣旨太監腳側丟了過去，「給，拿去輸吧！」

既然都要走了，還客氣什麼？

冷哼一聲，欣賞完對方紅白變幻的臉色，葛進轉身追主子去了。

「瀾音起來了，說好一起去看日出的，難得到了華山，妳再不起來，下次咱們……」睡得香香的，耳邊突然響起熟悉的聒噪，謝瀾音皺眉嘟囔一聲，抱著被子朝床裏面轉了過去，可那聲音不依不饒，又糾纏了一盞茶的功夫才消失。

耳根終於清淨了，謝瀾音不自覺地翹起嘴角，從被窩裏探出頭，繼續睡覺。

窗外，桑枝鸚哥送完二姑娘，重新回了外間。

見自家姑娘睡得香，鸚哥坐到榻上，笑著同桑枝說話，「離姑娘起來還早，咱們

再睡會兒？」

謝家三房六個姑娘裏，屬自家五姑娘最嬌氣，受不得一點累。就說此次去西安舅老爺家喝喜酒，路過華陰，夫人領姑娘們來華山賞景，才到鎮岳宮，姑娘就再也不肯往裏走了，夫人只好改了計畫，決定在這裏住兩晚，明早就下山。

桑枝正拿著一面小鏡子照妝容，從鏡子裏看她，「妳眯會兒吧，我就不睡了，免得一會兒還得重新梳頭。」說話時仔細理了理髮髻。

她行事一板一眼，衣裳有道褶子都不行，鸚哥早習以為常，打個哈欠歪在榻上，閉眼打盹。

桑枝是勤快的性子，梳完頭就開始幹活了，輕手輕腳地將裏外桌子都擦了一遍。天漸漸亮了，桑枝去外面端水，臨走前喚醒鸚哥，讓她去喊姑娘起床。

鸚哥揉著眼睛坐起來，簡單收拾後神清氣爽地進了內室。

素色紗帳裏，謝瀾音依舊睡得香甜，烏髮散亂，黛眉如畫，嬌美似朵牡丹。

伺候這樣天仙似的主子，鸚哥做什麼都覺得享受，挑起紗帳，俯身喚人，「姑娘，我聽小道姑說華山玉井的水潤膚美顏，昨晚特意吩咐她們燒玉井的水給姑娘用，姑娘快起來試試吧，水涼了效用就不好了。」

謝瀾音過了會兒才蹭蹭被子，睏倦地轉過身，睡眼惺忪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聲音輕柔嬌軟，說不出來的好聽，那嬌嬌的味道，誰聽了都狠不下心騙她。

鸚哥笑著點點頭，伸手扶床上的美人起來，「我何時騙過姑娘？」

鎮岳宮的玉井還是有些名氣的，謝瀾音沒有懷疑，懶懶地靠在床頭，等兩個大丫鬟來伺候。

桑枝端水靠前，謝瀾音接過擰了水的熱巾子敷臉，溫熱觸感瞬間驅散了她的睡意。輕輕歎了聲，謝瀾音頂著巾子吩咐道：「鸚哥幫我揉揉腿，昨兒個走了半天山路，現在痠死了。」

這人聲音一好聽，抱怨起來就容易叫人感同身受，鸚哥心疼了，歪坐在榻上幫姑娘揉腿，從大腿揉到腳踝，熟練非常。桑枝伺候姑娘洗完手臉，取了兩個成套的粉彩花鳥紋香膏盒過來，打開蓋子遞了過去。

沁人心脾的玫瑰香飄散開來，謝瀾音用食指挖了些面霜點在額頭腮邊，邊揉勻邊滿意地誇道：「三表哥這次送的美人嬌聞著香，塗在臉上也舒服，我以後都用這個了，一會兒就去跟他說。」

鸚哥馬上笑道：「三公子最寵姑娘，凡是姑娘看中的，三公子肯定不會再賣給旁人。」

夫人一連生了三個女兒，一個兒子都沒有，舅老爺那邊倒好，連續生了三個公子，個個都是經商奇才。大公子專管絲綢茶葉，二公子精通古玩瓷器，三公子從小就愛琢磨胭脂香粉，哥仨分別接手生意後，蔣家陝西第一富商的地位越發穩固，商人圈人人都讚生子當如蔣家郎。

其中三公子蔣懷舟長姑娘五歲，生辰卻是同一天，都是十月初十，因此三公子尤其偏愛這個表妹，每次製出新東西都會先給姑娘用，姑娘喜歡，那東西就專供姑娘，就這一點不知羨煞了杭州多少貴女。

可惜三公子生性風流，要不然表兄表妹多配啊。

想到三公子玉樹臨風的俊逸模樣，鸚哥暗暗惋惜。

謝瀾音看在眼裏，伸手戳她的額頭，「整天瞎想什麼，趕緊去外面瞧瞧夫人她們回來了沒。」

舅舅舅母待她們姊妹如親生女兒，她也把表兄們當親哥哥，一點兒女私情都沒有。鸚哥笑著去辦事。

回來時，謝瀾音已經打扮好了，上穿蓮紅色繡蝶戀花的褙子，下面是白底繡蘭葉的長裙，身姿曼妙。聞聲轉過來，小姑娘耳畔的紅瑪瑙墜子輕輕搖曳，襯得她肌膚勝雪，一雙水潤潤的桃花眼顧盼生輝。

「姑娘真美！」哪怕天天陪著，鸚哥還是忍不住讚道。

「夫人回來了嗎？」謝瀾音輕聲問，眼睛又朝鏡子看去，隱含得意。

鸚哥笑著道：「剛回，姑娘快過去吧，別讓夫人派人來催。」

謝瀾音點點頭，留桑枝在屋裏看著，她領著鸚哥出了門。

前院堂屋，蔣氏品了一口熱茶，朝侄子蔣懷舟感慨道：「沒嫁給你姑父時，每年夏天我都會來鎮岳宮避暑，為的就是玉井水，甘醇清冽。」

嫁過去了，身為官家夫人，得端莊守禮，輕易出不得門。上次回娘家還是母親過世，如今故地重遊，想到做蔣家女兒時的逍遙快活，蔣氏對著茶水出了神。

蔣懷舟見姑母緬懷舊時，想到姑母那個繼室婆婆，心裏突然很不痛快，揚聲道：

「姑母喜歡喝，咱們就多在這兒住幾日。離我大哥娶親還早，我會派人送信兒回去，讓父親不必擔心。」

憑蔣家的財勢，姑母想嫁什麼樣的人不行？偏偏被一個武夫騙走了心，從陝西遠嫁杭州，孤身在外。其實姑父還好，真心喜歡姑母，也不嫌棄姑母生不出兒子，姑父的繼母陳氏卻是個惡婦，嫁進謝家前就與姑父的父親謝定有了苟且，原配死了陳氏進府，婦人家磋磨不得姑父，就改找兒媳婦的茬。

侄子心疼自己，蔣氏欣慰道：「不住了，幾年沒回來，我想快點回家看看。」

一旁男裝的二姑娘謝瀾橋重新給母親添了杯茶，爽快道：「娘，咱們先去看舅舅，回來時再到這邊歇陣子，反正出門前爹爹說了，讓娘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必著急回去。」

「娘才捨不得呢。」謝瀾音在外面偷聽了會兒，此時嬌嬌俏俏地走了進來，望著母親笑，「姊姊別聽爹爹說的好聽，妳沒看到爹爹的眼神嗎，分明在求娘早點回去。」

「妳給我閉嘴，連我都敢打趣了，也不怕妳表哥笑話。」蔣氏就是有再多的回憶，看到俏皮的小女兒也散了，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
謝瀾音一點都不怕，轉身坐到蔣懷舟下首，親暱地撒嬌，「三表哥才不會笑話我。」

蔣懷舟用摺扇點了點她的額頭，轉身時聞到熟悉的香味，笑問：「這香膏用著如何？」

「表哥出手必非凡品，我以後都只用這套美人嬌了。」得了好東西，謝瀾音笑得格外甜美。

謝瀾橋嗤了妹妹一聲，「我看妳是喜歡那個美人嬌的名字吧？整天就知道臭美，一點正經事都不做，妳倒是把琴棋書畫都學了啊？」大姊習武，她經商，都不是長輩們喜歡的乖乖女，自己不想學那些，就希望妹妹替母親爭口氣。

謝瀾音不服氣，斜眼回道：「說的好像妳都會似的，我好歹針線比妳強。」

謝瀾橋呵呵笑，「是，妳比我強，那妳往後別來找我討錢花。」

「就不，妳是我親姊姊，我不找妳找誰。」謝瀾音厚著臉皮頂嘴。

姊妹倆天天拌嘴，蔣氏無奈勸道：「好了、好了，先去吃飯，吃完飯妳們再吵。」

謝瀾音聽了，看看姊姊，噗哧笑了。

轉眼飯桌上姊妹倆坐在一起，說說笑笑又變成了好姊妹。

用完早飯，蔣氏去尋相熟的道姑敘舊，蔣懷舟領著兩個表妹去賞景。

他身材頗長，風流倜儻。謝瀾橋只比謝瀾音大一歲，個頭卻高了不少，穿了身玉色圓領長袍，也是個眉清目秀的俏公子。裙裝打扮的謝瀾音走在他們中間，越發顯得嬌俏。

逛完藥王殿，蔣懷舟擔心身嬌體弱的小表妹腳痠，指著正殿前一座木製小樓道：

「那是玉井樓，二樓可品茶休息，妳們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謝瀾音正好走累了，只要能快點坐下來歇歇腳，哪她都願意去，聞言立即點頭。

玉井是鎮岳宮名景之一，謝瀾橋擔心那邊遊客多，接過鸚哥手裏的帷帽，親手幫妹妹戴。妹妹容貌太過出眾，就跟一塊稀世罕見的大寶貝似的，謝瀾橋捨不得讓外人瞧見。

隔著薄薄白紗，看眉眼秀麗的二姊姊熟練地幫她，謝瀾音心裏暖暖的，「姊姊對我真好。」

謝瀾橋笑著捏了捏妹妹的鼻子。

離得不遠，三人很快就到了玉井樓前。

一樓中間就是玉井，水深不見底，泛著幽幽的光。

謝瀾音湊在井邊看了會兒，扭頭問表哥，「傳聞金仙公主在這兒取水，洗頭時不慎將玉簪掉了下去，後來在山下玉泉院的泉水裏發現了簪子，所以喚作玉井玉泉。那兩處真的相通嗎？或者只是謠傳？」

樓中空曠，小姑娘的聲音悠悠傳開，如空谷幽泉叮咚響亮。

二樓茶坊裏，有人聽得心頭微顫，茶碗都端到唇前了，卻忘了喝。

第二章 耳墜意外入口袋

玉井的傳說蔣懷舟當然聽過，但他真沒想過小表妹的問題。

「我又沒試過，哪裏知道是否相通？」蔣懷舟繼續放水桶下去，要請表妹們喝他親手提的水。

謝瀾音不滿意這個回答，正想問問那邊的小道士，心中忽地一動，悄悄將左耳掛著的紅瑪瑙墜子摘了下來，左右瞅瞅，趁人不注意丟了下去，想知道傳言是否為真。

她做的夠隱祕，耳墜落水發出的輕響也被水桶邊沿晃出的水聲掩蓋了。

可謝瀾橋蔣懷舟都看見了，蔣懷舟無所謂，謝瀾橋則氣得捏了妹妹的胳膊一下，

「妳個敗……妳錢多撐著了是不是？」

咬牙切齒說的很小聲，不願意讓旁人知道那是妹妹的耳墜，免得被人撿到傳出去惹麻煩。

她用的勁兒不小，謝瀾音疼得叫了聲，怕姊姊掐一下不夠出氣，趕緊往樓上跑。謝瀾橋轉身去追她。

若是別的耳墜她也不會這麼氣，但那是去年臘月妹妹纏著她買的，因為有人爭搶，她還多花了幾十兩銀子，方才妹妹竟輕輕鬆鬆丟下去，彷彿那墜子是大風吹來的一樣，今兒個她不教訓教訓她，小丫頭往後還不更敗家啊！

這兩個表妹在一起就不會消停，蔣懷舟見怪不怪，低聲吩咐小廝長安去山下玉泉院瞧瞧。

那頭謝瀾音氣喘吁吁地上了樓，發現樓上已經有一桌客人，她慶幸地彎起嘴角，快步走到他們附近坐下，有恃無恐地望向追上來的姊姊，不信她會在人前對她動手動腳。

謝瀾橋一眼就看出了妹妹的狡猾心思，但她確實不願意丟人，深深吸了口氣，舉止從容地在妹妹對面落坐，狠狠扔了一把眼刀子給她。

謝瀾音無聲地笑了，暫且安全了，隨意地看向旁邊的桌子。

盧俊面無表情的端坐著，刀刻般的臉龐冷峻肅然，他身邊，葛進正斜眼偷窺新來的客人，因謝瀾音戴著帷帽，他不知道對方看了過來，繼續偷偷打量，目光在謝瀾橋身上多轉了兩圈，這才收回視線，伸手去端茶，順勢朝主子比劃了個手勢。兩個都是女的。

蕭元淡淡瞥了他一眼。

葛進悻悻地收回手，心中很是懊惱。真是，他怎麼忘了，主子雖然背對那邊坐著，剛剛姊妹倆進來時主子肯定已經觀察過了，哪用得著他多事？

謝瀾音觀察完了，也收回了視線。三個人，衣著最華貴的背對自己，剩下兩個容貌都不俗，冷臉的氣度同父親有些像，應該會些功夫，另一個賊眉鼠眼不老實，盯著姊姊看了半晌，莫非看出姊姊的身分了？

不過姊姊穿男裝只是為了方便，並不介意被人看出是女兒身。

「三表哥，我想喝桂花茶，這裏有嗎？」見蔣懷舟上來了，謝瀾音揚聲問道。

嬌軟悅耳的聲音一響起，葛進再次瞄向自家主子。剛剛這姑娘在樓下說話，主子端茶的手就頓了頓，顯然是喜歡這聲音的，所以他才想幫主子找出正主。

此時蕭元卻沒表現出任何異樣，細細品了口茶，放下茶碗，眺望窗外山景。

「有，我昨日囑咐過他們了。」蔣懷舟走過來時朝離得最近的葛進點點頭，一改在表妹們面前的吊兒郎當，表現得溫潤謙和是他平時在生意場上的模樣。

葛進回以友善一笑。

客套過了，蔣懷舟專心陪兩個表妹。

葛進見主子一杯一杯接著喝，沒有要走的意思，不知是真不想走還是捨不得那比黃鶯叫還好聽的聲音，聰明地吩咐小道士再上一壺茶。

他們不走，謝瀾音休息夠了，提出繼續去逛。

蔣懷舟謝瀾橋就站了起來。

謝瀾音走在姊姊右側，快下樓時，忽有山風從窗外灌了進來，吹得她帷帽帽紗掀起，露出了白皙精緻的下巴，紅潤飽滿的唇，以及右耳輕輕搖曳的紅瑪瑙墜子。風大，帽紗遲遲不落，謝瀾音抬手將其拉了下來，一邊跟姊姊抱怨一邊下了樓。人走了，蕭元平靜地收回視線，過了會兒起身離座。

盧俊沉默地跟在主子身後。

葛進回想主子多喝的那幾碗茶，下樓時提議道：「公子，咱們第一次來華山，要不多住兩日？」主子不愛酒不愛美人唯獨愛好聽的聲音，多住幾天，或許明天還能邂逅那位姑娘。

蕭元就跟沒聽見一樣，專心走路。

葛進頓時明白，他又自作聰明了。

翌日清晨，主僕三人下山時，途經玉泉院。

葛進走路喜歡東看看西瞧瞧，眼尖地發現玉泉岸邊上有顆紅得發亮的石頭，被水波沖蕩著，輕輕地浮動，動一下就亮一下。葛進瞧著有趣，跑過去撿，到了跟前才發現是個耳墜子，不免失望，回來後將東西塞給盧俊，「給你吧，將來哄媳婦用。」

耳墜的質地還挺不錯，也不知是哪個富家姑娘落的。

盧俊看看他手心裏的東西，沒接。

他不要，葛進留著也沒用，就想重新拋回泉水裏，才要揚手，東西突然被人拿走了。

「公子？」葛進詫異地看向主子。

蕭元轉了轉兩指之間鮮紅的瑪瑙，隨即收入袖中，繼續前行，一聲解釋都沒有。

盧俊迅速跟上。

葛進愣在原地，滿眼難以置信。他的主子是皇子、是王爺啊，怎會看上這等撿來的東西？

晨光熹微，主僕三人離開不久，長安喘著氣跑了過來，盯著泉水找了一圈無果，回去覆命。

蔣家有錢，蔣氏也有錢，謝家其他幾房所有錢財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她的嫁妝零頭多，所以女兒貪玩扔丟了只耳墜，蔣氏根本沒往心裏去，只告誡女兒以後別再如此胡鬧，首飾是女兒家貼身用的東西，被人撿到了不好。

「娘我知道，井邊要是有外人，我肯定不會丟下去。」謝瀾音乖乖地靠在母親旁邊，似雛鳥飛倦了，輕聲跟母親講她一日的見聞，「我就是好奇玉井玉泉是不是通的，誰讓三表哥不告訴我？」

蔣懷舟正在喝茶，聞言噴了出來，「得，這還怪到我頭上來了，行啊，到了西安妳讓別人帶妳出去玩吧，我算是伺候不起了，什麼罪名都往我頭上扣。」

他身上沾了水，狼狽地收拾。

謝瀾音歪頭朝他笑道：「大表哥忙著娶媳婦，二表哥好靜不愛動，我不找你找誰啊，再說三表哥見多識廣談吐風趣，我就喜歡跟著三表哥逛。」

蔣懷舟哼了哼，「算妳還有點眼光。」

謝瀾音才要再哄兩句，額頭被母親點了點，「玩一天兩天過過癮就夠了，不許天天出去。」

陝西民風較為開放，蔣氏小時候無拘無束，想做什麼父母兄長都縱著她，就算女兒們養在規矩頗多的杭州，都是正正經經的官家閨秀，蔣氏也沒有太苛刻地約束女兒們，嘴上管著，大多時候還是縱容的。

母親發話，謝瀾音乖巧地保證不亂跑，可目露狡黠光芒。

離開華山，一行人回了華陰縣城。

蔣氏難得回娘家，帶了不少江南特產，裝了滿滿八輛馬車，由陸遲領著二十名侍衛護送。陸遲是蔣氏陪嫁掌櫃陸遙的義子，與蔣懷舟同歲，面如冠玉，長眉細眼，不笑時也像在笑，令人如沐春風。

「夫人回來了。」聽說主子們歸來，陸遲立即迎了出來，一身灰衣掩飾不住其卓然風采。

蔣氏對他更像是對待子侄，有些無奈地解釋道：「說了明日下山，不過咱們五姑娘嫌累，今天就回了，派人收拾收拾，午飯後就啟程吧。」

陸遲笑著點頭，轉身前朝謝瀾音望了過去。

他在蔣家的嫁妝鋪子裏做事，但也是謝瀾音的長隨，每次謝瀾音出門，蔣氏都會安排陸遲陪著。長女會功夫，身邊亦有侍衛保護，次女更像是蔣家人，不管在家怎麼跳脫，到了外面穩重狡猾從不吃虧，只有小女兒嬌氣貪玩，讓蔣氏不放心。謝瀾音同陸遲很熟了，看出他眼裏的笑，隔著帷帽瞪了他一眼。

陸遲彷彿看得見般，笑意更盛，沉穩地到後院安排。

中午用完飯，眾人歇息片刻，繼續趕路。

走了三日，黃昏時分抵達西安城六里外的一個小縣城，蔣家在此處有別院，蔣氏一行就到那裏下榻休息，明早再進城。

因為蔣氏之前派人傳話要後日才到這兒，前兩天改了主意也沒有派人再通傳，想給家人一個驚喜，故蔣家另外兩位公子裏只有二公子蔣行舟提前到了別院，先安排接待事宜，沒想到姑母表妹們提前到了。

「姑母怎麼不早說，大哥有事，定好明天黃昏再過來，早知您今日到，大哥肯定與我一起來了。」蔣行舟快步又不顯慌亂地趕了出來，一身玉色長袍，眉目清雋。他喜好古玩瓷器，人也如沉澱了時光歲月的上品青瓷，靜謐端雅。

「都是一家人，那麼客氣做什麼，在城門外面接接就是，哪用大老遠跑到這邊。」

蔣氏看到二侄子就忍不住笑了，將人拉到身邊上下打量，柔聲感慨道：「個頭快追上你大哥了吧？怎麼樣，行舟有中意的姑娘了嗎？都二十了，可別學你大哥這麼晚才娶媳婦。」

姑母催婚也是出於關心，蔣行舟大大方方道：「暫且還沒有，等行舟遇見心儀的姑娘，第一個告訴姑母，請姑母拿主意。」

謝瀾音偷笑，眨著一雙明亮的桃花眼看他，「二表哥什麼時候也學會甜言蜜語了？」

蔣家三兄弟接管家裏生意後，每年至少會有一個去杭州探望姑母，因此對謝瀾音

而言，表哥們都很熟悉了，隔了一年半載再見也不會有陌生之感。

蔣行舟摸摸小表妹的頭頂，熟稔地誇道：「瀾音長個子了，人也更好看了。」誇完這個又誇謝瀾橋，謝瀾音猜到他會問長姊，主動解釋道：「大姊幫爹爹的忙，脫不開身，只能等二表哥娶親時再過來了。」

小姑娘油嘴滑舌的，蔣行舟搖頭失笑。

蔣懷舟見附近街坊有人出來看熱鬧，勸道：「二哥，咱們先請姑母進去吧。」

蔣行舟點頭，往裏走時告訴眾人一個大消息，「皇上封大皇子為秦王，明日秦王殿下便要抵達西安，儀仗進出前後半個時辰百姓不得進出城門。姑母，咱們不如在這邊用完午飯再出發，免得還得在城門外面苦苦等待。」

秦王將至！

得知這個消息，蔣懷舟目光微變。經商的最怕當官的，西安一下子來了個王爺，也不知其人如何，若是個貪婪的，自家免不了得多送些孝敬。

蔣氏謝瀾橋也想到了這茬，礙著身邊人多，兩人彼此交流個眼神，但都沒有露出什麼異樣神情。

謝瀾音常聽母親姊姊談論鋪子裏各項帳目，對官商之間的人情世故也懂一些，但她一來年紀還小，二來對舅舅一家充滿了信心，不覺得這是什麼大事，反而更想看熱鬧，興奮地同母親道：「娘，我想去看秦王儀仗進城，娘以前看過平西侯領兵凱旋，我長這麼大都沒見過這等熱鬧。」

平西侯便是沈皇后的親大哥，現任陝西總兵，總兵府也設在西安。

蔣氏看看女兒，想到自己當年看熱鬧的心情，笑著應了，「行，那咱們就去瞧瞧，不過這是妳求的，到時候別跟娘抱怨，嫌等的時間長。」

謝瀾音連忙保證不會，嬌嬌的聲音隨著涼風飄到了隔壁的院子。

新綠的老槐樹下，蕭元一身淺色錦袍靠在藤椅上閉目養神，夕陽的光從牆頭斜灑過來，沒有照到他，卻照到了掛在樹枝上的鳥籠上，裏面的黃鶯蹦躑了兩下，嫌那光芒太刺眼，喳喳叫了兩聲便將小腦袋縮進了翅膀下。

於是姑娘好聽的聲音消失了，黃鶯也不叫喚了。

蕭元睜開了眼睛。

葛進站在旁邊伺候著，見此討好地道：「公子怎麼醒了？我再逗牠叫兩聲？」

主子就愛聽著鳥叫睡覺小憩。

蕭元搖搖頭，目光落在了旁邊的茶几上。

葛進連忙倒了杯普洱茶遞過去。

蕭元懶懶地靠著藤椅，垂眸細品。

葛進望望牆頭，知道主子肯定聽出來了，小聲道：「真巧，咱們又遇到那一家人了，公子，我看那姑娘的表哥氣度不俗，回頭我派人去打聽打聽？沒準也是名單上的人。」

強龍不壓地頭蛇，是因為那條龍沒出息，自家主子肯定要做這陝西的主人，那就得摸清陝西有哪些蛇，打聽清楚了，能用的用，不能用的就殺了煮了，換條能用的補上去。就算那位表哥只是普通人，先弄清楚那姑娘的來歷，萬一將來主子興

起，他也有地方找人不是？

蕭元放下茶碗，點點頭。

葛進笑著去了，出門時遇到盧俊，隨口問道：「都安排好了？」

盧俊沒理他，逕自走到主子身前，低聲道：「公子，我確認過了，公子的府邸就在王府後面，隔了一條街，遇到急事，公子可以隨時趕過去。」

頂著王爺之名不好辦事，假作商人則可遊刃有餘地與官府、商賈甚至邊關外的匈奴人往來。

「儀仗？」蕭元起身，對著鳥籠問。

盧俊回道：「從京城到這邊，一路上都沒有出事，只要公子稱病不見客，那些人也不敢冒然去王府求見。」

隨著主子進城，主子在京城的遭遇很快就會傳遍陝西，聰明人都能猜到主子不被皇上所喜，看似封王實則貶謫，那麼主子有些怪脾氣不願意見客，旁人也不會懷疑，主子安排的人足以瞞天過海。

一切安排妥當，蕭元取下鳥籠，轉身朝屋子走去，「明早出發，去看秦王進城。」

盧俊本能地要領命，還沒開口就傻了。主子要明早進城？

那不是去白等嗎？

一聲「是」卡在了喉頭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等葛進回來，盧俊故作平靜地將主子的吩咐告訴了他。葛進聒噪，但人很聰明，主子的心思他不說回回都能猜中，也是八九不離十。

這點事根本不用猜，葛進想到自己打聽來的消息，意味深長地笑了，抬腳要去裏面伺候。

「等等，你笑什麼？」盧俊伸手攔住他，笑得那麼賊，肯定是猜出來了。

毫無預兆被攔，葛進納悶回頭，盯著盧俊看了兩眼，奇道：「我每天都笑，你管我笑什麼？」說完忽地明白過來了，指指窗子，壓低聲音問他，「你想知道主子為何決定明早進城？」

盧俊默認。

葛進就拉著他的胳膊往旁邊走，最後停在槐樹下面，示意盧俊低頭。

盧俊沒有多想，低頭聽。

「我知道，可我就是不告訴你。」葛進邊說邊笑，說完最後一個字，兔子般跳著離開。

盧俊一把沒抓住人，眼看葛進已經到屋子門口了，暗暗咬牙。

屋子裏面，蕭元聽到動靜，猜到那兩人又鬥起來了，唇角微翹，繼續餵鳥。

次日清晨，蕭元不等葛進伺候，自己提著鳥籠去了後院，將鳥籠掛在樹上，他望望隔壁的宅子，緩緩練起拳來，動作如行雲流水，看似舒緩又有種詭異的凌厲，彷彿隨時都有可能殺人於無形。

「姑娘、姑娘，大公子到了！」

牆頭飄來小丫鬟興奮的聲音，蕭元收放自如，調息片刻，走到了鳥籠前。

黃鶯討好地叫給主人聽。

蕭元抬手，食指抵唇。

黃鶯馬上安靜下來。

姑娘閨房裏，謝瀾音被吵得皺眉，下一刻猛地坐了起來，挑開帳子問走進屋的鸚哥，「真的？」

美人初醒，凌亂青絲披散在肩，一雙桃花眼裝滿了驚喜，靈動得像個孩子。

鸚哥手裏端著水，滿臉是笑，「可不是，二公子昨天派人去傳話了，剛剛大公子說，猜到姑娘好熱鬧會去看秦王進城，他就早點來了。姑娘快起吧，大公子還沒吃早飯，等著大家一起用呢。」

謝瀾音已經下了床，洗漱穿衣打扮，平時需要兩刻鐘，今早只用一刻鐘就收拾妥當。

腳步聲去了前面，蕭元皺皺眉，鳳眼裏浮現難以察覺的失望。

她說的少，他耳力再好也無用。

謝瀾音快步去了廳堂，轉到門口，就見裏頭三個表哥都到齊了。三表哥蔣懷舟與姊姊謝瀾橋坐在母親右下首，昨日見過的二表哥蔣行舟與另一個八字鬍的男子坐在左側，此時一起朝她看了過來。

目光相對，謝瀾音終於確定了，那八字鬍的男子確實是她的大表哥蔣濟舟！

「大表哥為何留這樣的鬍子？」謝瀾音震驚又忍不住笑了，走到母親旁邊，用一種暴殄天物的眼神看著大表哥，「我爹都沒留鬍子，大表哥留什麼鬍子？沒有以前好看，我是大表嫂的話，嫁進門前先讓你把鬍子剃了，不然不跟你過日子！」蓄了鬍子，硬生生老了幾歲。

準新郎蔣濟舟今年二十又三，容貌俊朗，眉眼與兩個兄弟有幾分相似，鼻子下面蓄了兩撇八字鬍，顯得他更加穩重。然而那只是他不笑的時候，聽小表妹打趣他，蔣濟舟摸了摸自己的鬍子，挑眉問：「真不好看？」

語氣帶著不信，更多的還是懷疑表妹的眼光，配著那兩撇小鬍子，比三弟蔣懷舟還要跳脫。

謝瀾音憋著笑，認真點頭。

表妹嬌憨可愛，蔣濟舟思索片刻道：「既然瀾音覺得不好，那咱們打個賭吧，若是妳大表嫂嫁過來喜歡我的鬍子，妳給我十兩銀，她不喜歡，我給妳二十兩，如何？」

謝瀾音瞅瞅他，悄悄看向斜對面的三表哥，這麼不公平的賭約，總覺得其中有詐。

蔣懷舟端茶喝，放下茶碗時微不可察地點了點頭。

謝瀾音心中一喜，剛要答應，二公子蔣行舟輕聲咳了咳，沒頭沒尾地問兄長，「我記得去年大哥給嫂子買了支簪子，去林家做客時送出去了嗎？」

話音剛落，蔣懷舟站了起來，「姑母，我去看看行李搬運的如何了。」說著腳底抹油般溜了。

蔣氏笑得合不攏嘴。

謝瀾音氣急敗壞，對著他的背影罵道：「好啊你，明知道大表嫂不嫌棄大表哥還故意騙我答應，想讓我輸錢，你等著，看我到了西安怎麼使喚你！」數落完那個，又朝蔣濟舟嘟嘴，「才見面大表哥就糊弄我，回頭我找表嫂評理去！」

蔣濟舟笑而不語。其實未婚妻也嫌棄過他，不過親一口她就不敢嫌棄了。

一大家子敘舊完畢，簡單用了早飯，便出發了。

蔣家三兄弟騎馬守在車旁，謝瀾橋也跟著湊熱鬧。

謝瀾音挑開窗簾，看著外面英姿颯爽的姊姊十分羨慕，大聲同蔣懷舟道：「三表哥，你答應到了這邊要教我騎馬的，別忘了！」

大姊二姊都會騎馬，她也要學。

「妳給我坐好了，大聲嚷嚷什麼。」蔣氏一把放下窗簾，皺眉將女兒拉了回來。母親管教，謝瀾音立即老老實實坐好，乖巧極了。

這個女兒最會扮乖也最會陽奉陰違，蔣氏點了她的額頭一下。

外面謝瀾橋前後望望，見有攜家帶口的布衣百姓，也有坐騾車馬車的富貴人家，看方向就知道全是朝府城去的，不禁同表哥們感慨道：「看來大家都想見識秦王爺的風采，外縣的都要趕過去，城裏肯定更熱鬧。」

蔣濟舟道：「是啊，不過我聽說秦王殿下身體不適，這一路都沒露面，今日咱們未必能見到。」

謝瀾橋瞅了瞅路旁紛紛朝他們看過來的小姑娘們，笑了，低聲道：「看不到王爺，看見三位表哥，這些姑娘怕是也不虛此行了。」論容貌，她的表哥們個個都是頂尖的好。

蔣濟舟掃了眼左右，笑著搖搖頭。

車隊之後，蕭元坐在馬車裏，閉目養神。

外面盧俊趕車，葛進坐他旁邊，低聲道：「等會兒停下時俐落些，跟前面的馬車並肩。」

主子愛聽謝五姑娘的聲音，離得遠了怎麼行。

盧俊回頭看看車簾，以為主子想近距離瞭解蔣家眾人，點了點頭。

到了西安城外，停車等候王爺儀仗時，憑著好眼力好身手，盧俊穩穩將馬車停在了謝家馬車的右側。

第三章 見到儀仗未見爺

「大表哥，還要等多久啊？」

車外鬧烘烘的，謝瀾音在馬車裏坐不住，哄了母親答應，她稍微挑開一條窗簾縫隙，小聲問守在車前的表哥，眼睛開始觀察城門前的情形。

官路兩側站著身穿鎧甲的士兵，長長的隊伍不知排了多遠，官兵身後是摩肩接踵翹首期盼的百姓，都是來看秦王進城的。

蔣濟舟往這邊走了兩步，低聲道：「大概還得等兩刻鐘。」

謝瀾音有些失望，剛要放下簾子，旁邊馬車裏忽地傳來幾聲悅耳的鳥叫聲。她好奇地看過去，只見窗簾緊閉，什麼都看不見，視線旁移，意外認出了那個側臉冷

峻的車夫，正是在玉井樓裏有過一面之緣的遊客。

又碰上了，還挺巧的。

謝瀾音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。

盧俊一動不動站在主子車前，若無所覺。

真正想看的王爺還沒來，謝瀾音嫌日光曬，不用母親吩咐就放下窗簾，坐正了。

小架子上擺了一盤桂圓乾，謝瀾音一個一個剝著吃，太甜了，自己倒茶喝。

「娘要不要？」臨喝之前，她笑著問母親。

蔣氏搖搖頭，朝外面揚了揚下巴。

謝瀾音就探出頭，問姊姊與表哥們喝不喝，嬌柔的聲音不但讓旁邊馬車裏的男人從書上移開了視線，更引得附近的百姓好奇地望了過來。

謝瀾橋見了，立即讓妹妹坐好。

在外面就是不方便，謝瀾音朝姊姊指了指茶碗，得到否定後，自己喝了。

枯燥地等了很久，外面突然靜了下來，蔣濟舟提醒小表妹人要到了，謝瀾音登時來了精神，迅速戴上帷帽，在母親再三叮囑下下了馬車。人還沒站穩，隔壁馬車也有人下來了，她情不自禁地抬頭望去，這一看就失了神。

那是個身穿墨色長袍腰繫錦帶的男子，二十左右的年紀，旁人下車時都會低頭注意腳下，他卻氣定神閒如履平地，鳳眼清冷地看向前方，俊美臉龐上不見一絲蔑視，但他舉手投足間確確實實流露出一種與生俱來的貴氣，彷彿他不是來看熱鬧的，而是來審視自家的下人般。

男人容貌上乘常見，氣度出塵不易得，這人不但外表超凡脫俗，氣度亦清冷高華，真正鶴立雞群，一露面，不僅是謝瀾音看愣了，連見多識廣的蔣濟舟和蔣行舟也都詫異非常。

察覺幾人的注視，蕭元側目看來。

蔣濟舟抱拳讚道：「公子好風采！」

蕭元不謙虛也不自得，頷首致意，客氣疏離，然後就朝前面去了，一個字都沒留。

蔣濟舟看著他的背影，同二弟交流了個眼色，此人絕非凡人。

蔣行舟頷首，見表妹還傻站著，應是被那位公子驚豔了，輕聲道：「走吧，咱們去前面看。」

謝瀾音終於回神，幸好有帷帽遮掩，不必擔心表哥們看見她的失態。

「這人真不知禮，大表哥誇他，他竟然都不知道謙遜一下。」

長得再好，品行不端也不行，想到對方冷臉回敬自己的大表哥，謝瀾音本能地不喜歡他。

奇人脾氣多怪，蔣濟舟倒沒將此事放在心上，護著兩個表妹走在中間，他與弟弟們分站兩側。

秦王還沒到，官路中央城門前，陝西總兵平西侯沈捷已經領著大小官員出城相迎了。

謝瀾音盯著這些大官小官瞧了一會兒，悄悄往蔣濟舟那邊靠了靠，「大表哥，那個人是誰？」

她上次來陝西才九歲，四年下來，便是曾經見過的人也早忘了。

蔣濟舟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馬上道：「那是平西侯世子沈應時。」

蔣家乃陝西首富，平時與官員們來往也算頻繁，譬如他這次娶妻，就給沈家等官員下了帖子，帖子送過去是禮數，人家來不來他們就不強求了。

謝瀾音了然，又打量了沈應時一眼。怪不得那麼年輕就能站在第二排，原來是世子爺，生得倒是挺好的，一身錦袍，英姿勃勃，只不過……

她忍不住朝旁邊看了看，不敢露出大動作，只瞥到了那人墨色的衣襬。

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她今日才明白這話的道理。以前覺得長輩中父親謝徽最好看，平輩裏三表哥蔣懷舟最俊朗，然剛剛只是匆匆一個照面，見識過那人的龍章鳳姿，謝瀾音心裏最超凡脫俗的美男子就迅速換了人。

可惜，脾氣太臭了……

「秦王殿下到，官民跪迎！」

一聲高昂的傳喚遠遠傳來，謝瀾音精神一震，隨姊姊一起跪了下去。

蕭元動作慢了一瞬，但很快也撩起衣襬跪下，低頭前，目光在平西侯沈捷身上轉了一圈。

沈捷四旬年紀，偉岸威嚴，看著秦王車駕緩緩而來，他嘴角微微翹起，領著陝西百官俯身跪迎。畢竟是王爺，當著一城百姓的面，他還是得給秦王一些臉面的，不過以後……秦王識趣最好，不識趣，他不介意讓他領略領略什麼叫虎落平陽。秦王駕到，按理說百姓們必須都低著頭，只是人人都想瞧瞧王爺，沒有幾個真聽話。

謝瀾音仗著頭上戴了帷帽，看得更加恣意。

車駕前是八個王府近衛，個個騎著高頭大馬，威風凜凜。奢華氣派的馬車車簾垂著，窺不見裏面的人。再後面就是一路護送秦王的三千府衛了，無論是騎兵還是走卒，行動整齊劃一，給人一種肅殺的感覺。

謝瀾音看了兩圈，還是更好奇秦王殿下，視線重新落到了車窗上。

馬車停下，一片屏氣凝神裏，車簾動了，卻是一個小太監鑽了出來，甩了甩拂塵，就站在車轅上對平西侯等人道：「殿下舟車勞頓，貴體抱恙，就不出來見列位大人了，諸位還請讓開，耽誤了殿下回府休息可不好。」

態度很是倨傲。

百官低著頭面面相覷。這位王爺是真病啊，還是不給他們面子？

沈捷神色如常，上前幾步，朗聲道：「既然殿下身體不適，下官改日再為殿下接風洗塵。」

語畢率先避讓到官路一側，其他官員為他馬首是瞻，紛紛效仿，轉瞬城門前就空了出來。

小太監滿意地點點頭，拉長聲音道：「走吧，回王府。」

隨著他尖細的聲音落下，車馬再次動了起來，陝西氣候乾燥，風一吹，塵土飛揚。塵土從帷帽底下鑽了進來，謝瀾音皺眉屏住呼吸，等儀仗全部進城不用再跪了，她第一個起身往回走，小聲抱怨，「跪了這麼久，連個人影都沒見到，還白白吸

了這麼多土，不愧是王爺，架子真夠大的。」

蔣濟舟笑著跟著她，到了馬車前，伸手扶她上去。

謝瀾音低頭，輕薄的帽紗被風吹起，露出半張嬌美側臉，紅唇嘟著，飽滿誘人。

後頭葛進看得一愣，馬上瞥向自家主子。

蕭元已經收回了視線，神色淡然。

葛進暗暗撇了撇嘴，人美音甜就是吃香，主子挨了數落都不生氣。

日上三竿，謝瀾音等人終於進了城門。

「早知道根本看不見貴人的面，我就不來了。」謝瀾音輕輕挪了挪屁股，小聲跟母親抱怨。

長這麼大，不算剛剛遠遠一瞥的平西侯，她見過最高的官便是祖父謝定，正三品的將軍，其次是杭州知府。京城她小時候也去過，但那時人小管束更嚴，只能乖乖待在長輩們身邊，沒有出門看熱鬧的機會。來了西安還以為能看到位王爺，誰想竟白等一場。

女兒嘟著小嘴兒萬分委屈的模樣，蔣氏看了好笑，拍拍女兒的手道：「貴人貴人，還不是跟咱們一樣長了一個鼻子兩隻眼睛，就是身分高些，沒什麼好看的。瀾音別氣了，快到妳舅舅家了，別讓妳舅舅舅母誤會了。」

想到多年未見的舅舅舅母，謝瀾音喜上眉梢，轉瞬忘了那點不快，湊到窗前看街上熱鬧的情景。

「娘，我記得那棵榆樹，拐進那條巷子就到舅舅家了是不是？」

離了熱鬧繁華的主街，附近漸漸安靜下來，西安富商們多集中在城西，蔣家所在的榆蔭巷更是被百姓們稱為元寶巷。謝瀾音九歲時在舅舅家住了兩個月，她沒有撿到元寶，卻記得三表哥上樹給她摘榆錢吃。

憶起童年趣事，謝瀾音從右車窗探出頭，笑著朝馬上的表哥眨眼睛，「三表哥，你還記得那年你摘榆錢給我吃，跳下來時不小心崴了腳被舅舅罰閉門思過的事嗎？」

蔣懷舟瞪她，「妳還好意思笑？因為妳我挨了多少次罰，這次喝完喜酒妳就回去吧，別住太長了，反正我們這兒塵土多，妳也不喜歡。」

他嘴貧，謝瀾音賭氣，捏了一顆桂圓乾朝他丟去，「我願意住幾天就住幾天，要你管！」

蔣懷舟眼尖，一把接住桂圓乾，單手捏破放進口中，跟著把殼兒丟向表妹，得意洋洋。

謝瀾音連忙放下窗簾，水潤潤的桃花眼裏都是笑。

自家各房手足間不是很親，她反而喜歡這邊的三個表哥。

又走了一盞茶的功夫，馬車停了下來。

車隊沒拐彎時小廝就報給主子們，唯一的妹妹回家了，蔣欽高興非常，與妻子李氏提前趕到門口。李氏原本是蔣欽的大丫鬟，溫柔賢慧能管家，頭腦聰明會算帳，

婚前婚後都是蔣欽的賢內助，同蔣氏關係也一直很好。

謝瀾音坐在馬車裏，李氏先看到了騎馬的謝瀾橋，驚喜道：「瀾橋也會騎馬了啊？」她沒有女兒，比丈夫更喜歡外甥女們。

「舅母！」謝瀾橋翻身下馬，三兩步跑到舅母跟前，用力抱住了她，「舅母我好想妳啊，要不是怕我娘擔心，我早自己騎馬過來了，才不跟她們磨磨蹭蹭的。」外甥女嘴甜，李氏笑得合不攏嘴，好好誇了一頓，然後牽著謝瀾橋去了馬車前。謝瀾音早等不及了，搶在母親之前探出身子，甜甜地喊舅母。

十三歲的小姑娘穿了身桃紅的裙子，笑起來明眸皓齒，人比花嬌，哪還是曾經那個粉妝玉琢的女娃娃，分明變成了國色天香的大美人。

李氏看愣了一瞬，跟著鬆開謝瀾橋的手，親手扶謝瀾音下來，驚豔地讚道：「瀾音怎麼長得這麼好看，舅母差點沒認出來，不行、不行，舅母不許妳走了，留在這邊給舅母當女兒吧！」

謝瀾音瞥向那邊的蔣懷舟，委屈地告狀，「可三表哥讓我喝完喜酒就走……」

桃花眼裏彷彿真的含了水霧，楚楚可憐，唇角卻翹了起來，狡黠可愛。

李氏立即狠狠瞪了三兒子一眼，「多大年紀了還胡說八道，再敢欺負瀾音，我把你轟出去！」

母親胳膊肘往外拐，蔣懷舟只能認了，摸著鼻子去了兄長後頭。

「大嫂別聽瀾音瞎說，分明是她欺負了懷舟一路，妳別再慣著她了。」蔣氏隨後下車，伸手要戳女兒的額頭，謝瀾音忙躲到舅母身後，瞧見那邊年過四旬卻依舊俊逸儒雅的舅舅，趕緊跑過去跟舅舅撒嬌。

妹妹領著外甥女回來，家裏熱鬧勝過過年，蔣欽摸摸小外甥女的頭，目光在謝瀾橋跟次子蔣行舟身上轉了一圈。謝徽搶走了他的寶貝妹妹，那三個外甥女裏他怎麼也得搶個回來當兒媳婦。

大外甥女看妹婿的教法頗有留著招贅之意，小的才十三歲，這樣看來，只有瀾橋與次子更合適。

等大兒媳進門了，他就跟妹妹談談此事。

一行人先去屋裏敘舊。

蔣家有錢，院子占地極廣，自得了外甥女後，李氏同丈夫商量，在蔣氏閨閣後依景新建了三座院子，留著外甥女們過來住。蔣氏嫌她破費，一年也住不了幾天，姊妹三個住她院子裏的廂房就夠了，李氏回信卻道外甥女們婚嫁了也得過來串門，到時候攜家帶口的，當然得單住一個院子。蔣氏看了哭笑不得，心裏又十分感動，旁人都說大嫂高攀大哥，只有她知道大嫂的好，大哥能娶到這樣的妻子才是蔣家的福氣。

飯後謝瀾音姊妹倆就回了各自的院子休息。

謝瀾音的院子叫邀月閣，兩進的小院有池有亭，暮春時節，風景秀麗。之前她來過一次，眼下就跟回到自家一樣，舒舒服服泡了個熱水澡後，躺到舒適的床上歇晌。

趕了一個多月的路，她是真的累了，陡然放鬆下來，竟睡到黃昏才醒。

「姑娘，下午小姑奶奶派人送信兒來了，說她身子重就不過來了，請姑娘們有空去那邊玩。」

桑枝伺候姑娘梳頭，鸚哥在旁邊幫忙打下手，輕聲同姑娘說下午發生的事。

謝瀾音瞅著鏡子裏的自己，撇撇嘴道：「誰高興去她家？」

她有兩個姑母，大姑母跟父親是一母同胞，現在在京城當官夫人，也是謝瀾音心裏唯一的姑母。另一個乃繼祖母的小女兒謝瑤，今年才二十二，她出嫁時謝瀾音已經記事了，記得謝瑤是如何諷刺母親出手小氣的，記得謝瑤身邊的丫鬟背地裏都說母親是卑賤的商家女兒，更記得謝瑤出嫁前摸著她的頭，笑咪咪告訴她長得再好看也沒用，這樣的身分，將來只能給人當小妾。

謝瀾音那會兒年僅六歲，因謝家的男人都沒有妾，她對妻妾懵懵懂懂，只知道謝瑤說的肯定不是好話，回去問母親，母親臉色十分難看，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。

謝瀾音就去問乳母，拐著彎問才得知妻與妾的差別。

自那以後，謝瑤再回娘家，謝瀾音只當她說的話都是耳邊風，離得遠遠的。後來謝瑤的丈夫方澤調到陝西當官，謝瀾音很是高興，終於可以不用常常見到這個招人厭的姑母了，誰料，方澤不知是運氣好還是真有本事，而立之年竟迅速升到了西安知府的位置，成了舅舅家頭上的父母官。

「夫人回話了，讓兩位姑娘明日過去請安。」知道姑娘心情不快，鸚哥放低了聲音。

謝瀾音聽了，嘴角抿了起來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她再嫌惡謝瑤，那都是正經的親戚，母親身為長嫂可以不去看小姑子，她與姊姊是小輩，不去肯定會招來閒話。要是在別的地方，謝瀾音不在乎被人指責不懂禮，可這是西安，她們不能連累舅舅舅母。

李氏也正在跟蔣氏數落謝瑤，「身子重？她才四個月，嫂子千里迢迢過來，就是六個月她也該領著孩子來迎！既然她不將妳當嫂子，妳也不用慣著她，明兒個瀾橋瀾音哪都不用去，乖乖留在家裏陪我吧！」

當初謝徽提親，得知他有個繼母，李氏就不大願意，拗不過傻妹妹才允了嫁。妹妹在杭州的日子她不清楚，可單看謝瑤目中無人的猖狂樣，就能猜到謝家老夫人陳氏是什麼德行。

蔣氏心裏平靜，勸解她道：「有什麼值得氣的？不過是走一圈做做面子活，瀾橋瀾音的脾氣妳還不清楚？待不上一刻鐘就出來了，大嫂安心準備濟舟的婚事吧，就差五天了，東西都齊全了嗎？」

明白她要轉移話題，李氏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妳啊妳，顧忌這個、顧忌那個，曾經天不怕地不怕的瘋丫頭去哪了？」

蔣氏無奈地笑，都生了三個女兒，她繼續瘋，女兒們還不得跟著瘋啊？

方家。

謝瑤懶懶地靠在榻上，聽小丫鬟回話，得知明日兩個娘家侄女會來，她笑了笑，

「好啊，幾年沒見了，我也瞧瞧她們都長成了什麼樣。」

她沒有旁的吩咐，小丫鬟低頭退了出去，出門時一不留神撞上了劉嬤嬤。

劉嬤嬤是謝瑤的乳母，乃謝瑤身邊最得臉的人，她揉揉被撞疼的胳膊，伸手就去掐小丫鬟的臉，「沒長眼睛是不是？現在夫人懷著身子，妳這樣毛毛躁躁的，哪天不小心撞到夫人怎麼辦？我看妳是不想在這兒伺候了，那我這就去回稟夫人趕緊將妳賣出去，趁早如妳的意！」

小丫鬟咧著嘴哭，連連告饒。

劉嬤嬤狠狠推她出去，繼續罵了幾聲才轉身進屋。

謝瑤皺眉看她，「好好的，又發什麼火？」

她最大的樂趣就是逗蔣氏的女兒們，心情正好的當頭，身邊人小題大做添晦氣，自然不喜。

劉嬤嬤見夫人還悠哉悠哉的，想到在花園裏看到的情形，胸口更堵了，湊到謝瑤耳邊小聲道：「夫人，剛剛老爺領著姑娘在湖邊垂釣，那個賤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了，故意裝作不會釣魚，讓老爺教她……」

謝瑤猛地坐了起來，擰著帕子瞪著眼睛，「老爺教了？」

劉嬤嬤沒吭聲，一張老臉陰沉沉快要下雨似的。

男人就沒個好東西，花似的美人主動送上來，誰會拒絕？

謝瑤懂了，氣得幾欲咬碎一口銀牙，望著窗外道：「走，我倒要瞧瞧，當著我的面他還教不教！」

劉嬤嬤連忙服侍她穿鞋更衣，再扶著人慢步趕向湖邊。

方家的花園旁。

西安知府方澤一身青衫站在表妹杜鶯兒身後，看似在教她如何垂釣，眼睛卻看進了杜鶯兒的衣領。杜鶯兒今年十五了，正是花樣的年紀，人長得美，身段更是傲人，胸脯將衣襟高高撐了起來，透過衣領只能窺見一縷春光，半遮半掩的更加撩人。

「好了，我會了，表哥你走開吧。」男人目光火熱，杜鶯兒哪能察覺不到，雖是有意為之，光天化日這般也挺羞人的，輕輕往旁邊挪了挪。

丫鬟們都打發下去了，方澤瞅了瞅旁邊才七歲的女兒，右手依然攥著表妹的手，放在魚竿上，左手卻悄悄攬住了杜鶯兒的腰，側過身子掩飾，「表妹今日用的什麼香？」

「表哥……」溫熱的氣息吹在臉上，杜鶯兒急了，怕他當著女兒的面胡來，慌得要躲。

方澤緊緊抱住，呼吸重了起來，「表妹，妳今天真好看，一會兒妳領人出去逛鋪子，去明月樓等我。」

表妹聰明，勾著他又不肯輕易給他，方澤偏偏就吃她這套，就算動不了真格的，能摟摟抱抱膩歪一下午也好，總好過在家陪謝瑤。

杜鶯兒瞋他一眼，剛要說話，便瞥見那邊謝瑤主僕一前一後走了過來。